

恐怖故事 KONG BU

2004年2月上半月



- 冰箱 (2)
- 池秋美的遇鬼经历 (3)
- 水中影 (4)
- 假鬼 VS 真鬼 (5)
- 魔 (7)
- 人鬼之辩 (9)



- 解剖实验室惊魂 (11)
- 没有脸的女孩 (18)
- 草娃娃 (19)
- 肉香 (24)



- 厕所的幽灵 (34)
- 婴灵 (35)
- 七月十四日 (42)

RAC 12/0903

★ 惊险·生死惊悚

我昨天去见网友了.....
两滴血.....



★ 惊悚·鬼怪一瞥

怖寒镇..... (57)
折叠咕噜猫..... (62)
四年后的某一天..... (68)

★ 恐怖·妖魔鬼怪

巫婆的聚会..... (70)
笔仙..... (76)
奇怪的酒家..... (81)

★ 奇幻·时光隧道

开夜车..... (86)
人肉水饺..... (89)
碟仙记..... (94)



冰箱

我有一个担任警官的同学，曾经跟我讲过一个关于“冰箱”的恐怖故事。

虽然它仅仅是一个关于凶杀案的故事，而非鬼故事，却让我毛骨悚然。

故事发生在日本。

一位老太太搬入一间传统日式的平房，老太太非常节俭，甚至到了锱铢必计的地步，因此对于一切生活上的花费，必明察秋毫。

在这间新房中，首先让老太太感到不对劲地方的是电表的指数。

老太太自认用电很节省，却总觉得电费比预期的高出一些。

有一天，老太太决定关闭家中所有的电源，搬入儿子及儿媳妇家暂住一个星期，以检视电表有何变化。

一个星期以后，老太太返家后发现电表指数仍有增加之势，便开始怀疑有人偷电。

于是，老太太展开一连串的线路检查活动。老太太很细心地检查家中所有的电路，钜细靡遗，却似乎一无所获。

失望之余，老太太正想打电话找儿子的，并打算放弃，却恰巧在电话机座旁边发现一条陌生的电

线。

老太太赶忙将电话桌搬开，赫然发现该条电线是通达地底下的！见到这种情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电线剪断，但是老太太追根究底与明察秋毫的性格。

促使她聘请若干个挖土工人把地面挖开，以探究电线究竟通到何处。

工人使命地挖呀挖，大约挖了一公尺深的时候，碰到硬硬的一块东西，再继续挖下去，才发现，埋在地底下的居然是一个冰箱。

工人们打开冰箱一看，赫然发现一具女尸，其脖子上有一道轻紫色的勒痕，舌头围吐，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球朝向左上翻，仿佛在乞求冰箱的门早日被打开。

尽管尸体是冰在冰箱中，但可能是由于冷度不够，尸体已开始肿胀发臭，冰箱中漾著令人作呕的尸水。

后来在查案的过程中才发现，这间房子原本住了一户医师夫妇。

但是，当老太太接手此栋房子时，医师的太太已经不见了。

我同学一直强调这是千真万确的故事(故事中若干加油添促均情节除外)。

但是我一直感到很纳闷的是：该位医生为何要采用那么诡异的方法来掩藏尸体？你也有同样的看法吗？



沈秋美的 遇鬼经历

十年前在新加坡，那个时候跟凌峰同台，我记得我住在十一楼，凌峰住十叁楼，我平常跟秘书林小姐一起睡，她白天上班，晚上下班之后再来陪我。

她平常离开的时间固定是早上七点十五分。有一天她同一时间离开，七点半的时候，有人来按我的门铃，我以为是林小姐东西没有拿。于是我就问“谁啊？”没有人回话，可是门铃又叮咚叮咚，我再问“谁啊？”还是没有回话。

可是确实是有人按门铃！我就从门上的观视窗望出来，我看到了一个头但是没有五官，头发上结了很多颜色的珠珠。我以为我看错了，我又再看了一次。真的，看到好多珠珠的长发，就是没有五官。

那时候我心里就发毛，我想莫非我也碰上了！我就站在那里，隔着一扇门，我觉得好冷。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喊救命，却走不出去，也不敢出去。我只好回到被窝里，把整个人蒙住。谁知道蒙住以后，他照样进来，走到我的床边，我听到他呼吸的声音，那个声音“哈…哈…哈…”我听得很清楚。我

想糟了，他进来了，他不但在呼吸，而且还压我，压得很用力，我动都没办法动。千真万确的。

我试着要动，但没办法动，我想到妈妈以前说的，如果碰到这种东西，一定要出声音，因为他们听到声音会跑掉。

于是我就咳，蒙着棉被咳，咳的时间大概有二十到叁十分钟了。

可是我又想，不行，我今天要录新加坡电视歌唱专辑，唱现场的，我再咳下去，一定倒嗓，我已经觉得喉咙不太对了。

我再想，打给凌峰大哥，他住十叁楼，我拿了那个电话我就拨1319。

那时候是早上七、八点，对们来说还没有天亮，他说：“出什么事啊？”

我说：“拜托、求求你、你快点下来，我出事了。”他听我的声音很紧张，就套了一条西装裤跑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电铃叮一咚，我想会不会是刚刚那个“东西”？我问：“谁啊？”“是我，凌峰啊！”再问了一次，“我凌峰啊！”

我看，确实是凌峰大哥，我就把门打开。那时候有一个念头，很想抱住一个人的热体，因为我的魂，坦白讲被那个东西已经吓跑了，看到凌峰，我就抱住他，抱住他的身体。

慢慢地，我的魂总算稍微的镇定下来。



水中影

阿星，山西宁武人。92年南下打工。城边山头租一屋，每晚闻其山后有女歌，深感奇怪。一日，收工早，信步于山后，见一木屋，遂返。问其屋主，山后木屋住有何人，屋主失颜曰：“此屋不吉，无人居，君万万不可入”。

星曰：“我乃唯物者，何其怕”。遂行它务去。是夜正寝，又闻女歌，即起身握电筒独去。到山后，木屋无灯，果闻其声出于内。行进其前，推门欲入，顿感阴风阵阵迎面，然其声嘎然止。入内，扫视之，空无一物，后觉墙角似有物，近视，乃一坛，一半陷于土，揭其盖察，一坛黑水也，电筒照之细察，见一女人面映于水中，脸惨白，双目紧闭。星顿感其怕。水微动，而又静。面皮渐皱，似要落，后自揭，一新面映于星眼，乃同自面。忽双眼睁，瞪其星，星魂不附体，即盖，遂弃物逃之。



次日，将其事告与屋主。屋主惨然曰：“君不听劝，已不可救矣”。星疑其眼花，此为坛水映自影。遂入木屋察，坛水中果为自影，且无它物，唯有面容惨白。后日又察，其面乃灰。继察，乃青。续察，乃紫。复察，乃黑。每日色变其深，然晚无女歌。

七日后，星暴毙。此后每晚，山后传来一男哀歌。



假鬼 VS 真鬼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间厕所一到黄昏，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产生。

比如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到闷闷的哭声，或者是木屐走路的喀喀声，因此，一些胆小的学生都不敢去那间厕所。除了莫名其妙的怪声音之外，入夜后，常常有人看见厕所旁边有白影晃动，于是厕所闹鬼之说便不禁而走。

后来，有位老师在上厕所时，被窗外一张可怕的脸吓得哭了出来。

根据那名老师的形容，那张白脸自惨惨的一点血性也没有，两只血红的眼睛恶狠狠地盯住她，吓得她一跤跌倒在地，后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站起来，那张脸却已杳无踪影。

不过校方的解释却指称那是匪谍故意扮鬼吓人，要学生小心提防；后来校方又说那是一些变态者，偷偷潜近厕所旁偷窥，要学生最好结伴去上厕所，以防惨遭狼吻。

不管是匪谍扮鬼吓人，还是变态者装鬼偷窥，最后因为厕所死了一个人，这才搞清楚厕所闹鬼的怪

事，果然是人为的，大家才安心下来。

那天正好是早上的打扫时间，几个负责打扫厕所学生发现里头有道门打不开，有个学生想翻墙过去开门，才攀上墙头，马上就怪叫一声，从墙上摔了下来。

“有……有……有……鬼！”大家一听有鬼，登时全都吓得一哄而散，赶紧找老师来处理。

老师随着学生的指引，也攀上墙头往那间厕所里看，果然里头躺着一个很可怕的人。老师马上驱散学生，叫校工打开门，只见躺在厕所里的那个人，脸上涂着白色的油彩，猛然一看倒也教人大吃一惊。

更可怕的是，那个人的头居然被扭转至背后，嘴角还残留着一抹乌黑的血渍，很显然的，那个人是被人活活地扭断脖子而死。由于他脸上画着浓浓的白色油彩，一般均认为那个人就是常去厕所偷窥的变态者。

虽然也有人怀疑那个人的死状为什么会如此凄惨，但警方没有任何追查线索，只好把这件事当作悬案，而厕所闹鬼之说只好到此告一



段落。

告一段落并不表示结束，或许是因为那个变态者横死在厕所里的缘故，过没几个月，那间厕所真的发生了闹鬼的怪事。

刚开始，那间厕所因为曾经发生过命案而封闭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学生的要求，才又重心打开启用。

重新使用的前几个月倒也没发生什么事情，顶多就是学生进去的时候，会觉得里头有点阴森，好像装有天然冷气似的。

后来就慢慢传出了一些怪闻，诸如厕所的门明明已经上锁，却会无缘无故地打开来；或者是有人在上厕所时，忽然被人重重地捏一下屁股，可是回头却又看不到人，吓得他们都不敢再去那间厕所了。

“我最倒楣了，全校那么多学生，偏偏就让我给碰上了。”徐瑞萍想起那件撞鬼的事，心里头还有点惊悸。

之前，徐瑞萍就已经听说那间厕所里有些怪事，所以她去上厕所的时候，心里也就觉得有些毛毛的，所以她每次都是和同学一起去，因此也就没那么害怕。

“你先上吧！我在外面等你！”徐瑞萍的同学好心地让徐瑞萍先使用厕所，徐瑞萍点点头便走了进去。

一开始徐瑞萍也不觉得有什么

异状，过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身后传来一阵森冷的寒意，同时觉得有人在窥看她，令她全身毛骨悚然，微微地不太自在。

当时徐瑞萍也不敢想太多，只想赶快离开厕所，三两下就穿好衣服。

忽然，她的背后被人拍了一下，徐瑞萍不假思索地转头去看，登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尖叫出声。

徐瑞萍一转头，只见一张白惨惨的脸孔居然贴在墙壁上，冲着她对她咧嘴一笑。

这一笑可吓飞了徐瑞萍的三魂七魄，手忙脚乱地打开门，一个箭步就要往外冲，就在这个时候，徐瑞萍只觉得头皮一紧，吓得她哭叫起来：“不要抓我的头发！不要抓我的头发！！”

等在外面的同学被徐瑞萍的举动吓了一大跳，抬头一看，却见徐瑞萍的身后站了一个人，也吓得哭了起来。

这两个人一哭叫，厕所里所有的人全都围了过来，徐瑞萍身后的人登时消失不见。

徐瑞萍只觉得头皮一松，马上冲出那间厕所，和尾随而至的同学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消息传出后，那间厕所再度被封了起来，若干年后就被拆掉了。至于日后是不是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徐瑞萍可就知道了。



窟

罗丝。

莎拉举起一把斧头，把她的母亲砍了四十一下？

她转身看见她的父亲，又把他砍了四十下。

× × × × × ×

中午，阿依拉突然打电话到办公室叫我快去，我请了个假，驱车疾驰而去。

阿依拉是我的女朋友，她和她的舅舅住在一座阴森森的大宅子里。

她舅舅成天缩在阁楼里，看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古书，附近的人都很害怕他，说他是个巫师。

阿依拉告诉我。她这几天晚上常常梦见一个黑糊糊的鬼魅来缠住她，我只是轻声安慰——象她这么大年纪的女孩子，和这样一个怪人住在一所大宅子里，难免会作恶梦。

我赶到的时候。阿依拉正缩在椅子上，地下是她舅舅血肉模糊的尸体。

她一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我问怎么回事，她说中午去了一趟谷仓，在那里睡了一会儿，回来以后

就这样了。

“看这伤口，一定是斧头砍的，我们要先找到凶器。”我们开始寻找，到各个房间里，到地窖里，都找了一遍，斧头踪迹全无。

回到那间房里，阿依拉害怕地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凶手，附近没有什么人可能作案。”

我拍拍她的肩膀，拉她坐在沙发上，开始讲罗丝，莎拉的故事。

“罗丝。莎拉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直未婚，和父母住在一起，为人温顺，从未有任何惹人厌的举动，是大家公认的好人。”

“一天，罗丝莎拉去谷仓，在那里睡了一会儿，回家后发现父母血肉模糊躺在地上。”

“她马上报警，警方经过多方调查，排除了一切嫌疑——作案者只可能是她自己！”

并且几天后在她家的地窖里发现一把洗过的斧头和一件血衣，经邻居证实，罗丝，莎拉当天穿的正是这件衣服！

案子，尽管证据确凿，最终陪审团还是判决无罪释放。这个案子终于就这样解决了，人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样一个女人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你是说，这件事可能是我干的？”阿依拉问道。

“我只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如此



相似才想起了它。”我回答，“但是如果我们不找到确凿的证据，警方无疑会认为你是凶手。”

阿依拉呆呆地站着，摇摇欲坠。“你还是先去歇会儿吧。”

我把她扶进卧室，等她睡着后自己慢慢踱出来，突然想起顶层的阁楼还没有去找过。

踏上了昏暗的阁楼，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地面上画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看上去面目狰狞，令人厌恶。

我匆匆转了一转，便离开了阁楼。来到放着死尸的那间房里，站在镜子面前，想着这件奇怪的

突然，镜子里我肩膀后面出现了一个黑糊糊的影子，我想转过身，却浑身僵硬，手足不听使唤。

那黑影几乎紧贴着我的时候，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叫一声“阿依拉”，她倒下了，手中的斧头无力地落在地下。

我转过身来，阿依拉脸上拢着一层黑气，好象戴了个面具，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这层黑气象雾一样渐渐散去。我捡起了这把斧头，上面血迹斑斑，它就是凶器！

原来是这个可恶的魔鬼，它乘阿依拉熟睡的时候，缠住了她然后指使可怜阿依拉去杀人，罗丝·莎拉一定就是被魔鬼给迷惑了，才杀了她的父母。

阿依拉悠悠醒转，我向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她发了一会儿愣，然后突然开口说道：“那又有什么用，警察难道会去相信一个魔鬼的故事？”

我软言安慰了她，然后又扶她去卧室休息，她今天受到的打击太大了，我真担心她能不能承受的住。

送她回来，我无奈地坐在沙发上，是啊，警方会相信这样一个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的故事？

这个可恶的魔鬼，它把无辜的阿依拉变成了一个杀人犯。我一定要亲手抓住它！……

我突然醒过来，发现手中的斧头已经不见了。

哎呀，我真该死，阿依拉一定在我睡觉的时候拿走了它，我真不该让她去睡觉，给那个恶鬼提供了可乘之机。我站起身来，发现脚下的地板上有一滴滴的血迹，阿依拉又干了些什么？我顺着血迹，来到了阿依拉的卧室里。

天那，我看见了什么？

阿依拉躺在床上，而那把斧头——正深深地嵌在她的脑壳里！

(完)



人鬼之辩

这是廿世纪末，虽然是科学时代，但到底世界上有没有鬼神的存在，依然受到人们严重的质疑。

我有一个朋友姓张，由于他人高马大，而且胆量超强，故同学都昵称他为“张大胆”。

“张大胆”本身是习医学出身的，所以又是一个绝对主张“人死，就好像灯熄灭一般”的唯物论者。因此，要一听到周遭朋友在谈论鬼怪的故事，他必定会滔滔不绝地和你辩论，而且非辩得你俯首称臣，并同意他的言论不可。有一天，我和他提著两瓶陈年绍兴，乘著黄昏时的微曛，在台北近郊的胡适公园里。循著公园的小径，我们走向公园深处。

沿途可以看见零零落落的坟墓，根据墓碑上的字迹判断，还依稀可以猜出躺在这地底的，大约是中研院的老院士及其家眷的归骨处。

我和“张大胆”边走边谈论著，走到公园深处一个斑驳的凉亭里歇息。这凉亭的斜对面，在微起的小墩上，便竖著一个斜斜的墓碑。这时，“张大胆”忽然有感而发似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开始发表它惯有的言论：“有些人活著实在真没有价值！”他以轻蔑的口气，并斜

眼觑著那座孤坟说著。“看那些院士长年埋在研究室及图书馆，生时既不懂得享受人生的荣华，死后又得不到一世的虚名，岂不白白地过了一生？”

我看他有著六分醉意，话又说得不大恭敬，赶紧对他使眼色并打圆场说：“张大胆，话可不是这么说。人生贵在适意，要合乎自己的志愿，不一定要飞黄腾达，就算默默无闻的过完一辈子也不错，不是吗？而且，”我眨着眼睛示意它。“在这先人埋葬的处所，应该留点口德的！”张大胆忽然仰天大笑起来。“哈哈……瞧您这胆怯的模样，还亏是受过科学洗礼的当代青年。”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尚且说“不语怪力乱神”，您真是比古人还不如啊！

就在相互的对谈间，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虽然在初秋的季节，但我却感觉一阵不自在的寒冷。张大胆依然振振有词地说：“更何况我根本不相信有任何鬼怪，如果真有鬼怪，为什么我活了三十来岁，却从来没遇见呢？说真的，若世间真有小鬼，那么我一定是钟馗，可以把他们生吞活剥！”

这时公园里的路灯逐渐亮起，两旁树梢榭的阴影被风吹掠著，交错地洒入凉亭的桌面，就好像恶魔由地底伸出爪牙张舞著。看到这情景，由于我晚上与他人另有约会，



更因为内心的忐忑不安，于是催促著张大胆回家。

“呸！回什么家！人生苦短，为欢几何？”现在才七点多哪，我还想看看能不能抓个鬼聊聊天呢。去！去！去！要回去你自己回去，老子今天不回家啦！看著张大胆坚持的神情，我不好拂他的兴，于是便跟他告辞并蹒跚离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是张大胆后来告诉我的：“那天你走后，我一个人斟著酒独饮。正纳闷著农历十五的夜晚，为何看不见月亮，甚至也没有一丁点星光？这时一个穿中山装的温文长者由远处走近，并亲切地和我打招呼。由于觉得一个人喝酒无聊，便邀他一起饮酒聊天。”那长者问：“天都黑了，怎么还不回去，难道不怕遇见鬼？”我拍拍胸脯地说：“怕什么怕？白天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更何况鬼怪是愚昧的宗教人士编出来的谎言，专门吓唬那些乡夫村妇罢了，难道你也相信？”这时我开始正眼看这温文的长者，从他的脸庞布满老人斑的状态猜想，至少有七十岁吧！

这个长者轻轻摇著头，并伸出他的双手说：“年青人哪，你少不更事啊！若世界上真无鬼怪，为何古今中外的书籍及传说，都有零零总总的记载呢？难道你没听说，当人死后埋于土中，毛发和指甲还会持

续变长咧……”

我忽然注意到长者瘦骨嶙峋的十指上有著黑黑尖尖的指甲，由于太长的缘故，呈现著微幅卷曲的模样。而应该全秃的头顶，又长著凌乱且纠结的发丝，发丝上还有些残枝和土屑……我依然醉兴十足地解释说：“啊！那不过是头皮和指甲细胞的增殖作用，是没有生命意义的！”

长者显得相当不耐烦，以手背擦拭著鼻端又说：“死后若没知觉，为何枉死的人听到或触摸到至亲的人时，会突然七窍流血不止？”我更得意了！我卖弄著医学上的知识说：“那是因为死者的体液及内分泌，因为振动而外渗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我注意到长者的鼻端流下两条长长深黯色的鼻涕，而且不断的往外渗（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血”……）

忽然，长者以严厉的口气责问道：“你真的不相信世间有鬼的存在？”“不信！除非你拿证据给我看。”我斩钉截铁的说。

“你为何不信？！”

“我不相信，除非给我亲眼看见！”我还是坚持一贯的主张。

“好，这是你说的。谁说世界上没鬼，我就是鬼！”

长者突然整个脸庞变形，七孔淌血，毛发及舌头并长长外露，并绕著我周遭飞舞著……



解剖实验室惊魂

因为靠近停尸房的缘故，所以解剖实验室位于学校东北角落里很不起眼。

只是一幢老式的红砖房，上下两层。周围长满了梧桐树，宽大肥硕的叶片和遒劲茂盛的枝杈密密的围绕着整座楼，严重影响了整座大楼的采光，这使得整座大楼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暗湿冷的。

人还在门口，一股浓郁的福尔马林的味道就已经扑面而来，使眼睛剧烈地抽搐着。

流出冰凉的眼泪。走进去，是并不宽敞大厅，正对门的地方按照常规放置着一面大镜子。

两边的墙壁贴着人体各个部位的解剖图谱。彩色的图纸花花绿绿很漂亮，如果不是因为专业内容的缘故。

向左与向右各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内一个个房间按照严格的比例与大小整齐排列着。

左边走廊的尽头有个透明的大柜子，那里面摆放的是一个人的完整骨骼，不包括6块听小骨，其余的200块骨头被小心的用铁架与铁丝连在一起，采用解剖学标准姿势立着。

骨头并不是象很多小说里描述

的那样白惨惨的。事实上，为了骨骼保存时间足够长，每一块外面都被涂抹上了亮亮的清漆。有些发青，还有明显的灰褐色。

左边走廊中的房间全是作为教室上理论部分的。里面竖着并排放着长长特制的课桌。课桌的大抽屉里放置的全是人体骨头。一块一块的。长骨、短骨、扁骨和不规则骨横七竖八地躺在里面。每套标本的颜色和大小都不一样。那说明着来源不是同一个人。

由于使用的次数太多，有些骨头被损坏了表面的骨膜暴露出里面的骨松质，密密麻麻的小孔看上去很有趣。骨的外面有类似划痕的痕迹，证明着解剖书上关于神经与血管游走的分布路线的正确。

教室的木制地板下放置的就是福尔马林的浸泡池。一旦有新鲜尸体，稍做处理就浸泡在里面。

有时刚刚上完课，教员就从在学生们的注视下，掀开地板的缝隙，用一根粗粗的铁丝钩出某一具尸体。

教室里立即就无法睁开眼睛，因为福尔马林剧烈的刺激味道，几乎每个人都捂住口鼻。右边走廊中的房间是作为见习用的。里面的陈



设很简单。靠墙的地方用玻璃橱柜一层层罗列着人体脏器标本，精制的局部解剖标本。

中间醒目的放着一张长桌。一般桌上都会有一具赤裸裸的尸体标本供见习学生使用。增强他们的感官认知与实际操作能力。

尸体和想象中的不是特别一样。首先印象中的尸体皮肤黏膜都是惨白的，但是标本由于经过特殊处理，抽干了血液之后在福尔马林中浸泡超过一年。颜色都是酱褐色。刨开厚厚的皮

肤，里面的肌肉象极了牛肉干。神经是白色的，静脉血管是暗红色

的，动脉血管稍微鲜艳一些。各个脏器就按照标准准

确的在人体内排列着。解剖科从骨学上起，很快就过渡到了肌学。医学院的很多女生在上完肌学实验课后，回去都没有胃口吃饭。

秋儿却觉得那些有着酱褐色的赤裸干尸们并不恐怖。她甚至在上课回答老师提问时，可以自然地走上前台直接用戴了一次性手套的手翻着事先分离好的肌肉，一块一块的说出解剖名称，并用解剖术语表述它们的人体位置。

秋儿天生就是喜欢做医生的，她喜欢看妈妈穿白大褂的样子，神圣而美丽的。所以她非常努力的学





习。临床医学中最基础的三门学科包括《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与《病理学》。秋儿希望自己可以都拿到优。

秋儿的老师也非常看好这个文气的小姑娘。她长的恬静而端庄，具有医生的气质。内向的性格使她总是安安静静。但她的思维敏捷而准确，绝对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主见，是很难得的好学生。

由于现在的尸体来源很紧张，况且由于医学院需要的与日俱增，使得尸体既昂贵又很难弄到。

解剖教研室的教员们为了弥补在实验课上40名学生只有一具尸体的遗憾，特地在晚修时间开放实验室，并欢迎所有学生晚上在里面自修。

这正是秋儿求之不得的。白天上课上。四十几个人闹哄哄的围着一俱千尸。男生总是占据有利位置解剖分离，一边拿图谱一边翻看尸体上已分离好的部位。秋儿只能远远的看着，没有什么真正动手的机会。所以，解剖实验室晚上开放的第一天，秋儿就去了。

实验室里空荡荡的，人不是太多。一些高年级学生因为要见习上台参加手术，所以也来到这里做最后的复习。低年级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是因为觉得晚上去看尸体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秋儿在一室翻看标本，这个房

间离大门距离最远。所以没有其他的学生。秋儿一个人在房间对照课本复习着。

偶尔，门口会穿过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学生，白大褂很轻浮地飘逸着，在这样阴森的气氛下透着说不出的诡异。秋儿有些害怕了。她走出房间看看外面，还是灯火通明的，似乎又壮了胆。于是秋儿继续回来复习躯干肌一节。

终于看完了。秋儿抬起头来，转转脑袋，低头那么久了，不知是颈部的颈深肌群还是颈浅肌群有些酸痛。看看表，秋儿吓了一跳，居然都已经11点多了。早过了熄灯时间。

秋儿慌乱起来。快步跑向大门。

走廊上已经没有灯了。除了秋儿待的一室，其它的房间都没有了灯光。一片黑暗。

黑暗中秋儿摸索着走廊电灯的开关，可是什么也摸不到。她感到窒息的恐惧。大门是紧闭的，已经被锁。

秋儿脑子里一片空白。天呀！这里偏僻的离最近的病理教研室也要步行十分钟。

秋儿思维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她绝望的大声尖叫起来。尖锐的叫声在长长的走廊中发出响亮的回音。

没有任何人。

秋儿看见黄色的月光穿过大门



的玻璃窗洒落在大厅的地面。她的瘦小的影子突然被拉的很长。

秋儿是不相信鬼魂的。但是当她想倒整座大楼只有她和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个人体标本，她的心跳快速的增加着频率。秋儿开始想哭泣，可是没有力气。

她停止了无谓的呼喊，她的嗓子因为恐惧和长时间喊叫变得干涩而疼痛。她无助的靠在紧挨着门口的大厅墙壁，身体渐渐瘫软下去，坐在了冰冷的大理石地面。秋儿疲惫不堪，她非常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因为过度紧张，她的体力已经开始透支。可是她不敢。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仿佛感到身边聚集了无数的鬼魂，狞笑着扑向她。

她在心里默默为自己打气必须振作。

这时手表上的指针已经指向了12点。秋儿开始诅咒那个不负责任的值班教员。为什么会没有检查所有房间就匆匆锁上大门。秋儿又开始希望同宿舍的同学看见秋儿的空床会跑来找她。她甚至想象她们正在前往解剖实验室的路上。时间仿佛停滞了。

秋儿在一分钟内看了17次手表。她的内衣已经被冷汗湿透了。头发也湿湿的，甚至眼睛也是湿湿的。秋儿害怕到了极点。

当指针指向12点半时，秋儿的

精神快要崩溃了。她的大眼睛死死盯着手上的表。

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死亡的味道。那熟悉而亲切的福尔马林味消失得无影无踪。突然一个磁性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大厅，“不要怕！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秋儿一机灵，打了个冷战。她立即抬起头来四处张望，黑暗的走廊看不到尽头。她战栗的用尽全力扶着墙壁站起来。腿在颤抖，手冰冷的程度触摸到墙壁都是温暖的。

她想问你是谁，但是嘴张开了很久都没有声音发出来。黑暗中清晰地听见一声叹息声，很轻很明显。

秋儿的汗毛一根根直立着，鸡皮疙瘩布满全身。她在打着寒战，一个接着一个。

万籁俱寂。

月光静静的躺在地上，涂满了金黄色，象月亮血液的颜色。

秋儿想我会不会死掉，在这里，今晚。寒气从脚底泛滥起来，蔓延到了全身。声音在空气中飘荡，真实的在说，“秋儿，你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是你刚刚见习用的人体标本。”秋儿无力的听着，她无处逃遁。“我知道我的样子会吓到你，所以我不会出来的。你可以放心的和我说话，和一个真的灵魂对话。”

“我是一名战士。”声音停顿了



一下，发出好听的笑声。“不对，应该我在生前是一名战士。我在死亡的时候只有19岁。19岁呀！和你现在一样大，多好的年纪；我原本应该享受年青灿烂的生活。可是我却死了，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秋儿吓得牙齿正在打架，她哆哆嗦嗦的回答，“不，不，不知道……”那个声音听上去真的是很年轻的，秋儿想起刚才翻看标本时，用力过猛，拽断了尸体右手上的腕背侧韧带。她更加害怕，她想我是要死了的，我也要在19岁时忘掉。他一定是来责怪惩罚我的。

秋儿战战兢兢的说，“刚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对与韧带的组织有些好奇，想贴近些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秋儿重复的很多遍。

那个声音又发出了笑声，说，“没有关系的，我感觉不到疼痛的，我现在也不可能用手去做事情了，我们灵魂依靠意念来完成动作。所以韧带对于我来说也是无用的。我不会责怪你的。我在这里游荡很久了。我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人面前。今晚也没有打算。只是看见你如此可怜的在这里，所以想来安慰你。呵呵！也许我并没有做到，还起了反作用。我也是寂寞的，死亡的时间已经如此长久了。”秋儿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他的声音很温柔而富有磁性的沙哑，不象是恶劣的

鬼魂呢！她壮起胆，小声的问，“你是怎么死的？”

声音突然愤怒起来，吓的秋儿一屁股又坐到了地上。

“我怎么死的？哼！那要问你们这些白衣天使了！”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那些与你无关。我是肝癌患者。我的死亡是注定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症状出现的时候先后到了三家医院就诊。

第一家医院诊断我是胃溃疡，开了一些廉价的胃药给我，吃了之后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加重。那时我还在在部队服役的第一年。只有18岁。

然后我去了第二家医院，诊断继续是胃溃疡。那次竟然没有开任何处方给我。我想我的病也许并不严重。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我19岁那年，我的上腹部疼痛难忍。我到了第三家医院，就是你现在就读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他们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明确是肝癌，晚期。无法手术，那时还没有象现在先进的插管化疗等等治疗手段。我的生命就那样迅速的完结了。

你知道吗？我在最后弥留之际，看见身边忙碌抢救我的医生们。我充满了感激。于是我对他们说，我自愿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院。